

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劳祖德整理

鄭孝胥日記

第五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
劳祖德 整理

鄭孝胥日記

第五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壬申日记（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）

年七十三岁 寓大连文化台九十五番

正月朔（2月6日） 王君九来 蒯若木来。九时，与大七同至常桠桥，附公共汽车赴旅顺。谕免行礼，召见郑孝胥、郑垂。晤陈仁先、张燕卿、商云汀、上角、工藤。过罗叔蕴视其病，已小愈。过王君九、宝瑞臣、蒯若木。寄女景、文渊书。

初二日（2月7日） 与大七同过宪真、田中玉、江导岷。大七赴旅顺。蒯若木、田蕴山来。得稚辛、小七、小虎、五丁书。

初三日（2月8日） 江知源来。长冈重夫来谈，谓宜令万绳栳赴东京，鼓吹满蒙君主之说。大七八时始返。

初四日（2月9日） 电贺醇邸五十寿。王君九来。商云汀来。复稚辛书。

初五日（2月10日） 王君九与蒙古王那彦图之子祺璞森、恩棣、林尊侃来访。得弢庵元旦书，那王子求覲见，当为代奏。

初六日（2月11日） 同大七至中华新社答访祺、恩、林等。午后，大七赴旅顺为代奏。

人日（2月12日） 雪。长冈来，云将往奉天、吉林、洮南，示贵志中将来书。邀祺履平、恩稚云、林叔陶、宝瑞臣、王君九、商云汀同至星浦大和旅馆，复往登瀛阁晚饭，并邀上角、罗君羽。上角为祺履平介绍于关东军，是夜即往奉天访板垣。

初八日（2月13日） 邸眷附长山丸到。太田、万绳栳来访。

宝瑞臣示《星浦晚霁》七律一首，依韵和之。宴太田、公雨于辽东饭庄。小七来电询邸眷到否，即电复。

初九日（2月14日） 大七赴旅顺。祺、恩、林来，言在奉天见日军参谋之状。太田偕其友斋藤来。庄景珂之妾静嘉来求卖屋，辞之。王君九邀晚饭。复伯平书。

初十日（2月15日） 与何梅生书。复林清畬、黄秋岳书。杨伯屏来，将归北京。大七自旅顺返。夜，太田来。

十一日（2月16日） 太田与笠木良明同来，邀至星浦午饭，谈东三省事；笠木夜归奉天。宝瑞臣来。

十二日（2月17日） 与大七同访太田、万公雨，万已赴旅顺。蒯若木来。

己酉（2月18日） 万寿节，今上二十七岁。与宝瑞臣、毓嵩如、大七同赴行在。祝嘏者约三十人，晤恭王、肃王、宣雨苍、周孝怀、金伯公等。摄影毕，赐宴于大和旅馆。与恭王共谈久之。四时返大连，送毓嵩如归其寓。

十四日（2月19日） 雪，午后大雪。赐元宵六十枚。王君九来言：命开名单五十人，交日军司令部，皆许来觐者。《满洲夕刊》言：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呼伦贝尔、热河合推宣统帝为元首。前与太田、笠木谈聘日本最高顾问，余属意平沼骐一郎，笠木谓此人近于阴谋家；太田举斋藤实，此人尝为海军大臣、朝鲜总督，性最笃实云。

十五日（2月20日） 旅顺电话，命赴行在。王君九来。与大七同赴行在，召见，商对日本司令部措辞大略。奏曰：“共和，则谢以未达；如议君主立宪，则告以事体繁杂，须研究讨论，果无流弊，乃试行预备，以三年为期。三年之内，惟以独裁君主、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。如议国号、年号，则告以国号不可改，年号或可酌改。”上颌之。邀宝瑞臣、王君九、蒯若木、田蕴山、江知源至星浦大和晚饭、

观月。得旅顺电话云：派郑孝胥、郑垂、罗振玉、上角明日同往奉天。

十六日（2月21日） 奉上谕郑孝胥、罗振玉、郑垂：“卿等赴奉，当示朕无利天下之心。其次，关于我方既定办法，决不变更。且详为释导，以破群疑。钦此。”附九时半快车赴奉天，寓大和旅馆；即至司令部晤板垣。夜，板垣宴于粹山酒馆，晤张景惠及诸代表。

十七日（2月22日） 与张燕卿密谈，使告各方代表以将来论功行赏之大意。板垣来，示官制及人民保障诸法。至行政委员会旁听，是日议国体，吉林、蒙古皆主君主；奉天、黑龙江、哈尔滨皆主先行未定试行之制，将来改为君主。奉天代表为金毓绂、冯涵清、李槃，吉林代表为谢介石、张燕卿，黑龙江代表为赵仲仁，哈尔滨代表为葆康、宋文林，蒙古代表苏某。来访者：邵麟，字仲烈，杭州人，与五丁同在徐汇公学肄业，今为吉林派至哈尔滨办事处处长；金毓绂，字静庵，辽阳人，与黄黎雍同来，黄能诗，金有著作；赵仲仁，字作人，龙江人；广轮，字铁生，奉天人，今为蒙边督办公署首席参议，为张海鹏之僚，罗叔蕴甚称之；赵欣伯，奉天市长，张燕卿极言其奸狡，甘粕至欲杀之。太田、笠木皆来访。夜，附十时半快车。

十八日（2月23日） 七时至周水子换车，九时半至旅顺复命，召对，极言当借力试行，上乃定为摄政一年之策。板垣来觐。归大连。大七夜半始归。

十九日（2月24日） 板垣所示立国制度名曰民本制，国曰满洲国，君主曰临时执政，年号曰建国；上留民本制及临时执政二事未答。板垣又示《满蒙人民宣言书》底稿及拟上《即位宣告文》，此文草草，不可用，为之拟稿曰：“满蒙人民，困于虐政，倒悬之急，孰能解之！予以不德，膺兹世乱，虽有吊民之怀，苦于援溺之术。今为人民推戴，辞让不获，勉徇再三之请，且以一年为期。必当竭愚昧之诚，求贤智之助，除其疾痛，登之衽席。天日在上，咸使闻知！”大

七赴旅顺，使代奏曰：“与日本司令部所请制度不必争辨，俟人民表至再定行止之略。”宝瑞臣来。王君九来。大七自旅顺归，云：今早使万绳栳往告板垣以不允民本制及临时执政二事，板垣仰天不答久之。郑垂九时半至行在请对，力请勿驳；同对者罗振玉、商衍瀛、万绳栳皆不敢言，惟陈曾寿力言非君主不可。郑垂复引少康邑纶、庖正，辨难久之，上乃决，复命万绳栳往召板垣，遂改“一年”句为“暂为维持”四字。板垣退而大悦。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，板垣今日十一时当去。暂许之议，十时乃定，危险之机，间不容发。盖此议不成，则本庄、板垣皆当引咎辞职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。虽曰集权制度，观其事势，未能骤集，犹待外得日本、内得人民乃可为也。

二十日（2月25日）至双泉堂浴。过王君九。与曹缙蘅书。小平总治来访，以求书小册还之。蒯若木来。得小虎初八日书。

廿一日（2月26日）得何梅生复书。上角来电话，语未毕，张燕卿来电与大七云：“速来奉。”复电曰：“未奉命，不能往。”

廿二日（2月27日）大七赴旅顺，恭王来访，自言“愿随驾往奉天”。王君九来。大七归云：上角昨晚已赴奉。得稚辛、五丁书，王稚圃书，言西直铲地种树诸事，即复之。

廿三日（2月28日）王君九来。上角电话言，与罗叔蕴同赴奉始归。鲁昭公困于公徒，终不得复国；今之从者，皆昭公之公徒也。欲作“子家羁”诗。

廿四日（2月29日）偕大七赴旅顺，召见，谕出任国务院事。上角言：“本庄来电，请明日赴奉天。”板垣来觐。以汽车至水明庄答拜恭邸，遂至□□买火车票，十时行。

廿五日（3月1日）至奉天，入大和旅馆。至司令部访本庄，谈久之。板垣来谈。访省长臧奉九式毅。夜，板垣邀予及大七

与臧奉九共谈，在日本酒家。

廿六日（3月2日） 晤张海鹏、太田。

廿七日（3月3日） 三时赴长春，至站迎者甚多。晤臧奉九。熙洽午车来长春。在大和旅馆公宴郑、臧、熙，集者数十人。与臧、熙同至樵运局市政府观屋，备作行在。复在护路军司令部会议国务院各部，臧兼任民政部，熙兼任财政部，大局略定。板垣邀饮酒家。晚车返奉天。

廿八日（3月4日） 晤川田及各报馆，摄影二次，八时三十五分车返大连。

廿九日（3月5日） 七时至大连。小七、九六于廿五日由青岛来大连。宝瑞臣来。端仲纲来。检装，三时赴旅顺。命往关东厅谢保护并道别，厅长山冈尝晤于东京。召见，询奉天、长春事。至大和旅馆宿。

三十日（3月6日） 扈驾，七时发旅顺，至沙河口九时，乘快车，四时至汤冈子，驻蹕对翠阁。板垣来觐。缮致本庄繁书。板垣以司令部命，献日金二十万元备即位恩赏之用。六时，后及二格格至行在。夜，与板垣商定参议府、国务院名单进呈。

二月朔（3月7日） 驻蹕，人民代表来迎驾，召见张景惠、赵欣伯。哈尔滨市长鲍观澄来谈，乃鲍扶九之侄，与陈向元为友。冯涵清来谈。赐宴迎驾诸人，凡十余人。

初二日（3月8日） 晨七时半发汤冈子，日本军警卫甚严。臧式毅自奉天迎驾。张海鹏、熙洽自公主岭迎驾。三时十分至长春，驻蹕市政府。市户皆悬新国旗，色黄，上隅列青、赤、白、黑四色。夜，至永衡官银号议即位典礼，寓大和旅馆。小七与宝瑞臣、王君九等同来。

初三日（3月9日） 至执政府。午后，日本本庄繁司令、满

铁总裁内田康哉皆来长春贺即位，命郑孝胥至车站迎之。三时，即位礼成。行升国旗礼。降敕四道：特任郑孝胥为国务院总理；第一道。臧式毅为民政部总长，谢介石为外交总长，马占山为陆军总长，熙洽为财政总长，张燕卿为实业总长，丁鉴修为交通总长，冯涵清为司法总长；第二道。特任臧式毅为奉天省长，熙洽为吉林省长，马占山为黑龙江省长；第三道。特任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。第四道。马占山使赵仲仁来询部务、省务。复至车站送本庄、内田行。荣厚来谈，力辞财政次长。

初四日（3月10日） 二日间得秋岳、默园、纘衡书。笠木良明来访。至执政府。召见郑孝胥、臧式毅、谢介石、马占山、熙洽、张燕卿、丁鉴修、张景惠、张海鹏及蒙古王公等。特任驹井德三为国务院总务厅长，召见驹井德三。国务院开第一次会议。请双松如、胡荃卿为秘书，辜执中为庶务员。特任郑垂、郑禹为执政府洋文秘书。板垣、驹井等约晚宴于曙馆。李绍庚、邵麟仲烈来访。

初五日（3月11日） 雪。国务院开第二次会议。奉敕曰：“古之圣人，下车泣罪。不教而诛，谁能忍之！今依《政府组织法》第十三条特行大赦，与民更始。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此令。”敕曰：“灾乱之后，民不聊生；其极贫者，何以自活！特发金币二十万元以资急赈，由国务院交地方官速为妥散。语不云乎，‘一溉者后枯’，姑为好善者之倡而已。此令。”日本居民开庆祝建国游行会，雪中道路为塞。夜，宴司令部板垣、驹井等于曙馆。

初六日（3月12日） 雪。国务院开第三次会议。任命日本人为局长、处长，熙洽、张燕卿、丁鉴修颇有异议，驹井争之乃罢。蒙古王公来国务院，谓官制中不用蒙古人员，众颇失望；余慰劳之，允俟会议提出办法。黑河一旅叛，马占山求急往办；余意，宜乘此时助马占山除其反侧者，废黑龙江省制，实行中央集权，以为奉、吉之先河。

初七日（3月13日） 赵仲仁介绍潘渊龙、鄂昌勋、鄂双全来见，皆黑龙江人。至国务院，草布告国内文曰：“土地、人民、政事，合之而成国家。政事废弛则人民凋敝，人民凋敝则土地荒芜，此即今日国内之景象也。国家之患莫大于排外。有土地之富而不能自营，宁听其荒旷不许外人之合作，因此而开兵端，因此以致内乱，犹愤愤曰：‘他人欺我！’岂知据万里之沃壤而闭塞之，此乃天道之所不容，其不能自保，决矣。为今之计，唯有开放门户，招来合作，为立国之本策，使吾国每年可集数千万之资本，每年可增数百万之人民，尽弃猜疑，尽除阻梗，则天开地辟之变化，不出数年，必成为富丽庄严之世界。杜甫诗曰：‘将回日月先反掌，欲作江河唯画地。’国有贤达，其亟图之！”冯涵清至院共谈，谓不宜躬亲细事，恐难持久。林少旭至旅馆，求即宣布最高法院。雪未止。夜，至益兴楼饭。日宪兵派军曹松野重道专任为余保护。得景正月三十书。

初八日（3月14日） 雪，晴。长春父老言，无此大雪二十余年矣。至国务院，今日为星期一定期会议，复增礼拜四日为定期会议。二次长民政葆康、财政孙其昌皆到会。板垣以二万元交郑垂告余，备总理秘密费；使垂往辞之。板垣劝曰：“暂留备用。”此款存朝鲜银行不动用。

初九日（3月15日） 往看屋二处，蓬莱町之平屋颇佳。至国务院。阳仓札布、赵景祺皆来见。赵欣伯就立法院，林桢就最高法院，皆召见。赵欣伯言，现所管救济院拟改为全国救济院，捐赈之款可归救济办理，当较地方官为便；上嘉许之。得郭侗伯书、张亚馨书、王稚圃书。太田邀至富士屋晚饭，其主人姓五味，尝以宪兵护送升吉甫至山西，壁悬吉甫书及伊藤博文横扁。

初十日（3月16日） 复郭侗白书。以《执政就任宣言》及自书《立国本策》与太田使制版。辛天成九丹来见，昔在汉口考吏

治取第一者，四川人，距今三十余年，辛亦六十八岁矣。至国务院。齐王阳仓札布凌升来见。溥杰、润琦自东京来。潘渊龙来见。得陈挺生书。小七往看屋，在五马路，去国务院里许。驹本集三省银行经理议中央银行。

十一日（3月17日） 复陈挺生书，与小仓正恒书，为潘渊龙致马占山书。至国务院。午后二时常会，发布官吏俸给表。向永衡官银号借得四万元，以三万元呈执政府。郑湘先来见，希杜之孙，洛泉之子，在中东路为技正，求调充印刷局长；为作数字托邵仲烈。梁宝田来，持陈向元书。日本领事田代约夜过其家晚饭。得许鲁山庚电。

十二日（3月18日） 高味荃、刘嗣伯、陈伯材及佛教会孙瀛洲皆来见，三人自山海关来，居佛教会。至国务院。齐王凌升来见。邵麟、伊里春、关裕普来见，谈中东路情形。请简赵景祺为兴安局参与官。呈执政府官制及内府职务，执政俸给每年五十万元。至中国银行答拜张景惠。片仓来谈蒙古事，专任蒙古计画，言乾安县地有产碱之区，将来能与日本陆军商定以资日本军用，为益甚大。

十三日（3月19日） 得细田剑堂书及请代奏表一通。得上海电，觉人、曼多乘奉天丸行。复剑堂书。至国务院。伯材、味荃来。哈尔滨商会及各商业来电云：“闻新币制定后，将以每百元加三十五元收回哈洋，因此，哈洋自十七元涨至二十六元，商人受害甚重。乞定以每百元加至十元为限，以惠商民。”复电告以并无此说，将来当按照市面情形酌价收回。孙其昌云，实有此语，已于会议时驳斥不用，外间借此摇动市面，“倒靶者”因以为利。乘市价涨跌以操其赢者曰“倒靶”。广轮、赵景祺来言，张海鹏镇守使之地位未下敕命，其下颇恐，求速宣布。中东铁路未易旗，俄人开去货车九千余两，谋为理事者全集国务院；拟令外交部会同督办李绍庚先议继

续《奉俄条约》，如俄人推延不允，则由日本派员与议且备战。定租五马路蒙荒局屋，岁租哈洋八百元。驹井来谈，于张海鹏、马占山、熙洽各有部署。任日人上野巍为总务厅秘书长。

十四日（3月20日） 陈伯材与乔润溪、孙瀛洲、赵福亭、王兴璞、石擎天来见，皆五台山佛教会中人，乔为会长。新闻记者英人高孟奇来见，谈开放门户事。至国务院。至五马路看屋。高味荃来谈。

十五日（3月21日） 至国务院。张齐振来见，在法国里昂卒业，辛九丹之婿。第六次国务会议，臧、熙皆至。

十六日（3月22日） 英新闻记者高孟奇求照相，作秉笔疾书之状。至国务院。日本西京大学教授七人来访，泷山、市河二人持长尾狩野书。袁洁珊、臧奉九来。林清畬自北京来。陈挺生来谈。板垣入觐。议执政府官制，多所参差，乃决每年以百万元为限，由上自定俸糈，政府更不过问。

十七日（3月23日） 至国务院。召见，赐膳，板垣、上角、溥杰、润麒皆入座。彭城来为予诊脉，舌痛久不愈，为心火铄木故。作大连信。

十八日（3月24日） 以二百元付太田，请往大连搬眷来长春。至国务院。命取彭城所开方呈览，使内侍煎药赐孝胥。午后二时，会议中央银行草案。日本东京各村町代表崛某来见。三泽参谋长来见。日本集资团代表板桥来见，赠茶具。

十九日（3月25日） 风，霾。至国务院。电召张海鹏来京，使广轮诣板垣商洮南事。作字。林清畬来。彭立生复来诊。

二十日（3月26日） 至国务院。以院令颁布中央银行创立委员会。陈觉人、叶曼多由大连来。陈挺生来谈。佟揖先来。得贻书信，荐三人。

廿一日（3月27日）至国务院。多竹山之子成世杰来见，自称受业。马贼数千陷扶余，围农安，去长春二百里；日本军遣飞机往击。张海鹏来，以未得蒙边督办颇快快。佐藤知恭来见，言尝与犬养、山本商以赔款倡旧学，今可续议。吴蔼宸来。夜，宴中央银行创立委员于八千代家。

廿二日（3月28日）得伯平书，得小虎书。至国务院。《朝日新闻》记者来见，同摄影。星期一常期会议，臧、熙二部皆至，所议为兴安省政策，分为三省，依蒙族旧俗维持而扶助之。发赈款金二十万元。张燕卿介日本少佐中田敏雄来见，求书，将派往热河。钱穉孙、张绍载来见，皆汪袁甫之随员。太田之友汤川来见，虫夏、雷夏从汤川之室习日文。太田今夕赴大连，月内移眷来长春。赵汝梅言，今日日军飞机至农安，以雪未进攻，匪从之南下，截去华军子弹四车。孙其昌言，匪万余将袭长春。张海鹏与片仓商解兵事，未决。

廿三日（3月29日）至国务院。八角三郎来访。奉天日本实业团十二人来见。匪据农安，日军进攻。马占山来电报，叛者李忠义，已遣兵追剿。作字。林清畬、彭立生来。万公雨来。

廿四日（3月30日）至国务院。召对，论限制内务处、秘书处用款。上角介东京亘理教授来见。派员往奉天及哈尔滨接收邮电各局。吴蔼宸来谈，劝勿过急，以观大势。陈建来见，称愿荐为秘书官。

廿五日（3月31日）至国务院。驻朝鲜日军大崎中佐等十余人来见。进攻农安之日军司令部设于长春，司令官寓大和馆。国务会议第九次。林芷馨之子康年来见，在吉林从孙钟午为科员，其所学乃电气技师也。高味荃来。今日西历三月三十一日，溥杰等赴东京。

廿六日（4月1日） 至国务院。许鲁山来。大七赴大连。召见，询禁卫军事，因及敕令改为执政令事，上意稍解。往五马路观屋，修理已毕，须购器具。罗叔蕴、子经来。

廿七日（4月2日） 上命郑孝胥诣日本司令森中将谢出兵援长春，且劳将士。至国务院。召见许汝霖。日本德岛县代表三人来见。基督教会六人来觐，且见总理，美国四人，日本二人，摄影而去。

廿八日（4月3日） 至国务院。与鲁山同过琴初，不遇。伯材与佛教会王、乔二子来访，为之介绍于市长金璧东。往五马路，电灯已设，家具略备，惟厨人未至。夜八时半，大连眷来，暂居富士屋。

廿九日（4月4日） 至国务院。日本真言宗僧侣十人来见。法国新闻记者龙德、德国新闻记者艾女士来见，求摄影。上迁居新宫。国务会议第十次。往富士屋。使婉秋往观新宅。

三十日（4月5日） 清明。《满洲日报》载郑垂于大连车中谈其父起居行止甚详，且论曰：“犬养毅为日本首相，其子健为秘书；郑孝胥为满洲首相，其子垂亦为秘书。相对辉映，其中日亲善之真象乎。”至新宫请安，召见郑孝胥、郑隤敬。晤王君九、佟揖先。甘粕介绍片山秀太郎来见。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今井田清德来访，馈高丽参一斤。其随员秘书课长安井诚一郎、参谋中佐西原贯治。片仓来见，言间岛甚乱，调朝鲜军二大队往弹压，仍归关东军指挥，勿误会。至富士屋晚饭。

三月朔（4月6日） 吴藹宸、任祖安来。今书“新宫”亦曰“行在”。诣行在。召见郑垂。至国务院。林子猷来谈，黄默园、刘希泉俱求来，刘乃友璋侄女之婿。川岛浪速、佐藤知恭同来访，川岛谓不正帝号则名不正，毋怪国人恐为朝鲜之续。至富士屋。黑龙江赵仲仁、程志远遣霍刚送礼物数巨封，择轻者受其二，余皆不受，

作书送交其寓；送者还，曰：“霍已行矣。”黑龙江必有办事处在此，明日询明归之。奉天荻町称“逸僧”者投书，号《管见》，凡十七条，极有思致，且典赡含文彩。

初二日（4月7日） 复逸僧书曰：“信哉，只韩陵片石可与共语也！事拘，不能诣访；能移玉趾，必倒屣以候。”询黑龙江办事处，不得。诣行在，召对，定十三日为二格格指婚吉期。至国务院，会议第十一次。往富士屋吃粥。

三日（4月8日） 筱西、皋亭来。诣行在，至国务院。关东军派河本大佐来见，询余有不足之意否，军部当竭力为援。“无论何人，皆令服从总理之下。且国联将至，必有排日者簸弄其间，谓政府实同日本之傀儡。如出此论，惟严制之，勿令破坏已成之局。”余告之曰：“华、日各员虽未融洽，月余日后当可渐和。国联来此，余无所求，亦无所惧也。”行李自大连运来，八日始到。移入东五马路新宅。吴蔼宸、林清畲来。室中甚寒。

初四日（4月9日） 诣行在，晤工藤。至国务院，已拆屋修理。吴蔼宸来，托携书致弢庵。吴玉如来，其母，顾子朋之女，今六十四岁矣；留晚饭，遂返哈尔滨。赵仲仁来报马占山往黑河称病之状。

初五日（4月10日） 诣行在，命溥佳来商婚礼。至国务院，修理未竣。新闻记者求摄影。吉祥、鄂昌勋来见，吉尝为省长，言黑龙江省为万福麟父子所虐，民不聊生；马占山继以搜括。民间切望善政，使得稍苏。今能明赏罚，令官吏知法，不至生乱，足矣。贵贝子福、凌升、荣安、福龄来见。奉天市长阎传祓来见，字纫韬，金州人。彭城来见，赠以百元。吉田忠太郎来。李绍庚、沈瑞麟、鲍观澄、乌泽声来。王嵩儒来。张亚馨告归天津，月余日后更来。吴蔼宸以书告别，劝余“当顺民意，勿持破除种族国际之高论”，然则当以排

日为民意乎？

初六日（4月11日） 张膺方、朱曜来。诣行在。至国务院。张友栋字绎臣，来见。归饭，复往，国务会议第十二次。王君九来，奉旨：“二格格婚期后，留二日；反马后，再出旅行。”对以“此地屋狭，故不得已而为旅行之备”。召郑垂往询。

初七日（4月12日） 总务厅提出会议一案：满洲国西南境当以长城为界。今有张学良部下何柱国，据山海关长城之险，其护路军越关十余里，侵入奉山路线；我宜宣言以长城为国境，进军据之。于他日守边，最为便利。国联调查员将至，忽有此举，盖不欲示弱于各国也。诣行在，至国务院，大七往迎板垣。板垣进见，极言上角事毕，将有他用；又陈中岛谨慎，非跋扈者。西京帝国大学校长新城新藏、教授堀场信吉来访。佛教会邀至其会，会徒男女数百人皆集，宣说、摄影而去。小七宴大阪实业商三十余人于宾宴楼，请余宣说，摄影。夜，月。外交部致电南京，拒顾维钧入满洲境；报言，国联调查之员或因此不来。

初八日（4月13日） 诣行在。至国务院。国务院电致马占山，劝其来京就医。往南岭行植树礼。邵麟来见。苏文中来见，为满蒙协进会求注册事。张友栋来。于耀洲来。

初九日（4月14日） 诣行在。至国务〈院〉。张友栋、于耀洲来。林君静来，乃君毅之弟。大阪商家二十余人来见。国务会议第十三次。定官署办事时刻及每年放假日期。特置洮辽警备司令，使张海鹏兼任。制《满洲国歌》。大七赴山海关，迎各国联合调查员。

初十日（4月15日） 诣行在，请见，论协和党事。上谓：“以党专制，不如大公得众。”有定见，甚可喜。至国务院。五丁与钱秉如同来。日本田中大使来访。大阪新闻记者来摄影。日本藤原

咲平来访，谈造历，藤原赠所著《气象人生》一种，愿为新国造历。书满洲中央银行扁。

十一日（4月16日） 孙惠敷来，遗二百元，使居北京，每月资以百元。诣行在。至国务院。中山优来访。见内堀维文携巨册一，为东京名士所书诗歌，即细田谦藏所介绍以见执政者。见大阪商家十余人。见东京校友联合会青年生十人，乃近卫公爵、水野梅晓所遣者；求书，且求摄影，约以明日。九六自大连来。

十二日（4月17日） 七十三岁生日，人无知者，儿孙祝拜而已。赋一诗曰：“举世纷纷尽笑余，嘉名揽揆似包胥。门前谁识心如水，抱膝初来柳下居。”书寄稚辛及二女。薛大可求见，持饕餮、秋岳书，及张宗昌、蓝文锦上皇帝书及自上皇帝书，略谈京、津诸人意见。林清畬来。诣行在，召对，论协和党事；对曰：“但坚持无党主义足矣，不必多费争辩也。”送礼及贺者皆谢之。东京青年会来摄影。太田自大连来，得伯平、女景书及维夏等寄来食物。雨。作字。大七、小七邀太田、斋藤、觉人、筱西、皋亭、曼多、钱秉如等于宾宴楼。

十三日（4月18日） 请假一日。郑隤、二格格于御前行指婚礼，帝、后御便殿，宣诏曰：“朕闻夫妇之道，以义为重，情不足言也。夫妇之德，以敬为主，爱不足言也。朕以棣萼之亲，作尔伉俪之合。尔隤、尔隤和，其各慎修厥德，克忠于国，克孝于家，毋替朕命，以承天休。钦哉！”受诏毕，交拜，谢恩。赐团圆宴。归第拜祖，谒尊长，易便服赴大连，居星浦大和旅馆。民政部成立，甘粕邀往观礼。全国警务会议，请入座宣讲，夜，宴于宾宴楼，列席小坐而退。薛大可来谈。

十四日（4月19日） 诣行在，率垂、禹谢恩。至国务院。关东厅山冈万之助约至大和旅馆午饭。雪。访板垣于满洲屋，论组党

事。余谓：孔教不党，王道无党；若以学会及合资公司为先，则异端必不能为害矣。夜，宴山冈于千鸟馆。

十五日（4月20日） 谷雨。诣行在。至国务院。中日文化协会石田贞藏、考古学会小林胖生来访。驹井以朝鲜银行借款日金二千万日元合同来签字。黑川□□来访，其人专言农学，在天津为聂云台试种，所出五倍。因论满洲宜为农国，非执政躬耕，不足提倡。章叔淳约至交通银行晚饭，坐惟宝瑞臣、许鲁山、王君九、叶曼多。夜，月。

十六日（4月21日） 诣行在。至国务院。本庄使片仓来送贺礼银瓶一双，片仓因论党事，余力言其不可。路透电报：英人张海楼来访。彭寿、程克祥来见。国务会议第十五次。王稚圃来书，西直地址已交曾叔度代管。

十七日（4月22日） 诣行在。至国务院。河本大作偕陆军少将小畑敏四郎来访，言日本举国愿助满洲政府，“有所不便，可直言无忌，即日本政府及关东军有所牵掣，亦可主持。”谢之曰：“为日太浅，未敢遽言其难。若数月后，可得曲折。”陆军省嘱托梅谷光贞、折下吉延及长春地方事务所长榑冈茂来访，亦言相助之意。马占山通电，言日本专制满洲、已乃伪降之状。马犹匿黑河，乃其下所为；马不识字。俄人请撤换海兰泡领事，言其利用密电，为马占山通于北平、南京。程志远来电报：马占山来电，声言抗日，令程速离黑省。今日国联调查员至奉天。斋藤恒中将来访，十余年前，与宗方、西本、波多等俱在上海，今已辞官；自言与南大将、本庄司令皆同学，询余政见，当为助力，渐及党事。余言：“以学会聚学者，以合资营业聚工商，今年悉定。合资公司明年悉出招股，则气象必大变，无所须于党矣。”藤又言，或不名党，而以俱乐部之属为名，意特欲中日联合亲近而已。余曰，然则莫如体育会易于动众也。五丁赴大